

主 编
孔范今

中 国
现 代
新 人
文 文
学 学
系

中国现代新人文小说⁸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中国

现代

新人文

文学

书系

中国现代新人文小说

黄发奇

编选

8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现代新人文小说八/孔范今主编;黄发有编选.
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2005.12
ISBN 7-5329-2398-3

I. 中… II. ①孔… ②黄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
合集—中国—现代②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4204 号

目 录

叶兆言

追月楼 /001

铁 凝

孕妇和牛 /050

永远有多远 /057

赵德发

通腿儿 /101

张 宇

乡村情感 /118

刘玉堂

最后一个生产队 /166

阎连科

寻找土地 /212

中

国

现

代

新

人

文

迟子建

亲亲土豆 /256

雾月牛栏 /275

李贯通

天缺一角 /296

谈 歌

大厂 /352

002

小

说

八

刘醒龙

分享艰难 /401

关仁山

九月还乡 /466

李佩甫

学习微笑 /517

红 柯

奔马 /557

叶 弥

成长如蛻 /574

叶兆言

追月楼

第一章

1

丁老先生整七十，打算好好做做寿。俗话说，做九不做十。丁老先生，不理这一套。追月楼完工，就准备有模有样庆贺一番。可贺可喜事不是一桩两桩。这一年特别热，按相书说法，所谓兵戈之兆主凶之年。好在第一阵秋雨落了，丁老先生向来怕热，酷暑熬过，仿佛死里得生。都说六十九是道关口，丁老先生悠然到七十。

丁老先生的小千金小妙刚过周岁。绕膝扶床当年事，老藤古木新发芽，丁老先生没想到，将近上寿之年，却还有弄璋添瓦之喜。

这一天明轩到得最早。明轩是丁老先生的大弟子，大女婿，某大学的大教授。他一到，便把伯祺找来训话。伯祺是丁老先生

的长孙，一副老实面孔，俯首垂耳听了一会，仰起脸说：“姑老爷，爷爷的脾气，就你知道，一会旧，一会新，我们也吃不透。凡事姑老爷都关照一下，我们照办就是了，你看行不行？”明轩想了一会，笑笑说，“也好。反正今天没什么外人。你弟弟呢？关照他今天可别疯，又惹你爷爷生气。”伯祺知道弟弟仲祥一早就出门，若是如实说了，姑老爷老一套又是一顿啰嗦，因此不吭声。明轩忽然一看手表，让伯祺忙该忙的事去，他自己到大门口去迎客。

刚到门口，看见平言先生正站在台阶上发怔，忙双手抱拳打招呼。平言先生笑道：“今儿你老丈人大寿，你小子忙死了。”明轩也笑着说：“许先生总是说笑话，赶快上楼吧，衍公正等着你呢。有好茶。”平言先生说：“什么话，今儿来，就让许先生吃好茶。”说着一路大笑往里走，走远了，又回过头来，冲明轩嚷道，“今儿的厨子是哪的，别像上次似的，你许先生吃上头，可是头等的讲究。”

丁老先生点过前清的翰林，因此交往好友中，很有几个遗老遗少。他又是老牌同盟会会员，当今的党国元老，有几个都是他的至交。客齐了，聚在追月楼上品茶。丁老先生因为今天请的是六华春名厨，茶兴之余，让明轩请厨师上楼和大家见面。不一会，那厨师领了个弟子来了，先拱手向丁老先生祝寿，又转身和其他人一一招呼，然后坐下吃茶。平言先生见他坐了，站起来说：“我却是久闻大名，这位先生姓王，号称厨师王，秦淮河一带，数先生名声最响了，也不知厨师王今儿露哪几手，做几样绝活儿我们见识见识。”厨师王身穿簇新的青色长衫大褂，极白净的一张脸，笑着说：“今天衍公做寿，在下不过助兴而已。我祖上也是读书人，虽不像诸位有过功名，也深知小技不足倚的道理。”丁老先生听了，拈着胡子笑道：“妙，妙，这番话，酸腐的读书人，怎么说得出。平言，我们读书一世，何如挟一技之

长？”平言说：“三十六行，行行出状元。衍公，今日你好日子，这话不该说。自打没了皇上，这读书人三个字，活是句骂人的话。”众人都说言重，明轩插嘴道：“许先生说起话来，总是极端。衍公这儿每次雅集，许先生可有一次没有歪论？”丁老先生笑着说：“歪论倒也不失为高论。只是许兄毕竟两江总督的后人，忘不了皇帝的恩泽。如今已民国二十有六年，许兄的脑筋，该新一新了。”平言先生回到座位上，摆了摆手说：“衍公翁婿沆瀣一气，焉仁焉义，许先生我今儿也要像报纸上所言，‘求助于世界舆论的声援’，在座诸位，如何不助一臂之力。”

厨师王呷了一口茶在嘴里，抿了一会，说：“衍公，我插一句嘴。上海的仗，打了已经一个月了，下来的局势，依衍公之见，会怎么样？我们普通百姓，只会干着急。”明轩听了，冷笑一声：“光着着急倒好了。这仗根本就不该打。自甲午以后，三天两头叫小日本打，也打不怕。我和衍公都在日本待过，别的国家我们不知道，这日本的军事，无论人家海陆空，哪一样不比我们强？”厨师王一脸焦急求援似的问衍公：“这么说，这回我们又要输？”丁老先生皱皱眉头，想说，叹了口气，终究没说。倒是平言先生按捺不住，恶声恶气说：“管他！今儿私人庆会，莫谈国事。”

来客中有位姓黄，名计庭，也是老先生，正色道：“许公此言不当，国难当头，焉能不谈国事？”明轩笑着打圆场，黄老先生说：“明轩，我的话，你可能也不喜听。我和衍公一样，不说‘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’，亡国之奴不做的。”明轩说：“自古都是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亡国奴，谁想做？”平言先生反过来也声援明轩，“什么奴不奴的？满人，什么人？几百年前，野人似的，一朝得了天下，谁不称臣。主子奴才，换到做了，也没办法。”

黄老先生大怒，拍了拍桌子。丁老先生闭上眼睛，运了一会

气，说：“国事日艰，按说做屁的寿。许兄的高见，我和黄公不想领教。”说完闭目养神。

厨师王连忙站起来，歉意地说：“我怎么就在这儿坐上了。都是我引的话头。衍公，我拟了几样菜，几位先生过过目。”说完，掏出一张宣纸写的菜单，明轩上前接了，要递给丁老先生，丁老先生摆摆手，菜单便被平言先生接了去。黄老先生还有些愤愤不平。明轩问菜单怎样，平言先生嘴里喊着“蛮好，蛮好”，递给别人看。那菜单转了一圈，在一片叫喊声中正要随厨师王离去，平言先生憋不住地补了一句：“佳肴不在多，每道菜上一半足矣，我们且慢慢品尝。”厨师王笑着离去，暗暗佩服这位许先生果真吃客。

厨师王刚去，仲祥抱着侄儿小林上了楼。那小林教唆好的，一见了丁老先生，便趴在地上给太公磕头。临时教的两句话大约被磕头磕忘了，憋了半天，不知对太公说什么好，临了大悟地说：“给太公拜年。”引得一片笑声。丁老先生笑容可掬，嘴里喊着：“好，好，太公最喜欢你了，去和小妙玩吧。”一边抬起头来问仲祥有什么事。仲祥说：“我想来跟爷爷说一声，我们学校今天有个演讲会，回来要晚的。”明轩连忙打断说：“今天什么日子，不是存心惹你爷爷生气。”仲祥白了姑爷一眼，掉头要下楼。明轩喝道：“不像话，喊伯祺来。”仲祥说：“喊我哥来就是了，你这么大声干什么？”丁老先生叫仲祥不要放肆，这哪像与长辈说话。仲祥分辩说：“爷爷，你不知道现在前线多吃紧，国破家亡都到了最危急的时候。我们年轻人能袖手不管吗？”明轩说：“管，怎么管，上街游行，喊喊口号，就算管了？”仲祥准备吵架，丁老先生摆摆手，说：“你去好了，这种事，爷爷不会拦你。跟长辈说话，得有规矩。去吧，把小林带走。”仲祥扛起小林就走，走到院子里，遇上小文抱着小妙，正坐在桂花树下逗小猫玩，便对肩膀上的小林说，“去和小妙玩吧，叔叔有事

2

呢！”小林吵着要和叔叔一起上街，仲祥把他往小文身边跺木桩似的一跺，掉头就跑。小文问他去哪，他做了个呼口号的姿势，头也不回，跑得更快了。

小文进丁家，丁老先生的续弦戚氏刚死。当时老先生身边只剩一个刘氏。刘氏是小户人家的女儿，丁老先生做京官时娶的妾，胖胖的，矮矮的，大屁股，一直不太得宠。都说矮胖子大屁股最能养儿子，刘氏一口气养了六个女儿，恨得丁老先生都怕碰她。小妙出生前，丁家已满了十千金。刘氏的六个不算，元配张夫人两个，戚氏一个，日本所娶小妾芳子一个，轰轰烈烈，丁家简直就成了女儿国。

小文按说也可能姓丁。她家祖辈几代都是丁家的仆人。混到小文爷爷辈，算是有了些出息。她爷爷陪主人读书，好歹识了几个字，主人升官发财，水涨船高，他也跟着吃肉喝汤。得机会置了份家业，想做个有名有姓的人。他自说自话姓了丁，丁家知道了，一定不依。于是添一横，权当姓于。偏偏小文爸爸不争气，吃喝嫖赌，一等的下流，一等的败家子。他先是把亲老子活气死了，又把那点可怜的家业吃了鸦片，最后逼着老婆赚钱。老婆得了一身脏病死了，女儿小文还太小，便带着上丁家求口饭吃。丁老先生对鸦片深恶痛绝，拍了桌子撵他走。倒是刘氏心慈念旧情，借口小文太可怜，要留下他们父女。丁老先生因为续弦戚氏刚死，虽没有把刘氏扶正的意思，总算给她面子。丁家已没有过去的威势，多两个人吃饭问题还不大。小文爸爸跑腿看院子做点粗活，开头还好，不久便偷起来，临了，索性丢下女儿不管，跑到外头去住。

丁老先生有个习惯，日夜里要起来喝茶。他喝茶一种老派的讲究，茶具要烫，茶水要新烧。那刘氏也是近五十的人，天天

夜里爬上爬下，得了一种哮喘的毛病。小文在丁家待了一年，这差事便由她来做。

这时候小文大约十岁，小小的个子，一身骨头，头发少得梳不像个辮子。丁老先生一来因为她是下人，二来是孩子，什么事也不避她。他老人家养心居气，冬夏两季从不干那桩事，只有在春秋，才到刘氏房里去睡觉。刘氏未老先衰，加上胖的缘故，一睡着就打鼾，鼾得震天动地。渐渐小文长成了人，胸口高高鼓起来，见了丁老先生光着的身子也知道脸红。也许是吃得好，小文身上有了肉，小屁股绷得紧紧的，甚至头发也比过去黑得多。两眼睛水汪汪，就是样子还有些傻，一碰就生气，咕嘟着小嘴。刘氏因为小文干的是她的活，小文不干就得自己干，因此凡事都让着她。

这一天，丁老先生睡在刘氏房里。半夜里起来喝茶，刘氏急巴巴地要亲自动手。她披了件夹袄，手脚也不利索，一壶茶整个地泼在床上。小文赌气说：“我说我来我来，非要抢，看你笨的。”刘氏脸不由得变了色，又知道小文说不起，越说越来劲，反引了丁老先生气，所以不但忍了，还用笑来敷衍。丁老先生看不过，说：“你也是太好说话了，主子善，奴才欺。”又转过脸来，对小文说：“她好歹是你的主子，你这脾气，几十年前，要叫打死的，你信不信？”小文头一昂，只说了三个字，“本来嘛！”三个字字正腔圆，说不出的有气势，丁老先生和刘氏忍不住都笑，小文也笑。丁老先生拈着胡子说：“我活了快七十的人了，你这样的奴才没见过。”小文说：“什么奴才不奴才的。我们是佣人，佣人也是人。”丁老先生一时语塞，笑着对刘氏说：“这就叫新派，八成是仲祥那学来的。”又对小文说：“你又不识字，什么人不对的。”小文一怔，还是那句“本来嘛”，说了自己先笑。丁老先生见她只披了件空落落的小红袄，胸前敞开，担心她冻着，问她冷不冷，让她先睡。

第二天，丁老先生在书房里看了一整天书。靠晚把伯祺找了来，让他派人去找小文爸。小文已是大闺女，老搁在丁老先生屋里，不成个体统。小文爸爸找来了，听说要把小文接走，心里老大的不乐意。小文对老子从来就没个好印象，心里也不乐意。

小文爸爸便去找刘氏探口风，问是不是小文得罪了老太爷。刘氏也摸不着头脑，小文若走，天天夜里爬上爬下又是她的事，正愁得不行。于是两人联合起来又去找伯祺，伯祺说：“爷爷的脾气，你们还不知道，他说领走，就得领走。有什么好说的。”刘氏知道伯祺打内心里不可能同情她，因此也不多说，直接领了小文爸爸去见丁老先生。

丁老先生见了小文爸爸，问他那口鸦片是不是真戒了。小文爸爸吸了吸鼻子，讪笑着说：“老先生笑话，民国都那么多年了，那玩意，能不戒。如今抽大烟，要坐牢的。”丁老先生不相信地点了点头，抿了一口茶，在嘴里漱着。

小文爸爸说：“我想小文这孩子不懂事，惹老先生生了气。”

丁老先生骨子里讨厌小文爸爸，憋了一会，斜眼看着他说：“生什么气，小文这孩子，比你好得多。”

小文爸爸十分尴尬的笑。刘氏说：“是呀，好几年了，难为小文这孩子，也不容易。”一眼瞥见老先生不高兴的表情，不往下说。小文爸爸不肯停口，这一阵他正姘着一个小有钱的寡妇，一门心思地害怕小文跟他回去。“不管怎么说，也是伺候老先生这么多年了，老先生那会亏待她呢。”丁老先生说：“我还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无非多要几个钱，丁家什么时候让人空着手走过？”小文爸爸受委屈似的叫了声“该死”，又是跺脚，又是赌咒发誓，“老先生还不知道我，小文这丫头，不都是老爷太太关照，要钱，什么话。老先生什么时候亏待过我。不要说小文这丫头伺候得老先生还算称心，就是没有小文，我哪一次来空过手的。是呀，怪都怪我没出息，好好的一个媳妇糟蹋死了。老先生

你也知道，我一个人活着，好歹也能凑乎，这小文在你这金枝玉叶惯了，我那能养得活她？”

丁老先生闭着的眼睛一睁，说：“你若是把小文卖了，我不饶你！”

小文爸爸突然向前走一步，哈着腰，“老先生，我说句不知深浅的话，小文这丫头，你就收了吧。不是我做她爸爸的说没脸的话，你脸色要多好有多好。你信不信，你命里还能有儿子。”

刘氏一旁听了，老脸一阵红，心头一阵酸。

丁老先生脸上没有表情。

丁家大院里有一眼下水管堵了，汪着一摊污水，阳光直直地射下来，一股异味，源源不断散开，散开。

3

仲祥是学校的篮球明星。个子不高，篮投得很准。这一阵因为淞沪战事，所有的学生都动员了。仲祥学生会里有个头衔，上街游行，欢送援兵去上海，到医院慰问伤员，整日忙得不像人。他是丁家大院里的新派人物，丁老先生宠着，谁也管不了他。

丁家的院子有两道门，包着铁皮，漆得墨黑。仲祥整天在外头疯，丁家的人都从他那打听消息。

仲祥笑着说：“我们在陆上，小日本在海里，我们准赢。再说，这次参战的尽是委员长的嫡系，国军的主力。”大家听了，都跟着笑。到后来，仲祥叹口气说：“真糟糕，我们的人，倒叫日本鬼子围在上海了。你们若是到医院看看，就知道前线伤亡，有多大，多惨。我们的将士，死得太多了，唉，太多了。”说完止不住地叹气，大家默默无言，跟着叹气。终于有一天仲祥孩子般地哭回来，大喊“完了完了”，奔前走后地让大家给他收拾东西，“苏州丢了，无锡也肯定保不住，这一次，真跟小日本拼了，我们跟他拼了！”

第二天，几个不约而同的热血青年去报名参军。热血青年中，有一位是仲祥的女同学。仲祥单相思，女同学却无动于衷，搭足了架子，似乎总在考验仲祥。这伙热血青年一气跑了几个地方，想不到报国无门，竟没人愿意接受他们。仲祥相思的姑娘是位将军的千金，一怒之下犯了小姐脾气，领着一帮人，气势汹汹去找当将军的老子。将军说：“保家卫国，军人的天职，你们学生起什么哄？”将军的千金哭闹了一番，也没用。于是又回过头来，去找各自的老师。仲祥的老师接到通知，高三同学，可以向内地转移。

又过几天，仲祥上了追月楼，和爷爷告别。这时候南京城内，已听得到远处的炮声。丁老先生感慨万千，明亡之遗恨，仿佛都在眼前，老泪昏花，说话也有些颤抖：“都说金陵龙蟠虎踞，一派胡言。爷爷可惜老了，不能像你一样做义民。放心去好了，古人言，胜败兵家常事。青山犹在，何患没有柴烧。爷爷虽老，亡国之奴不做的，南京城破之日，就是爷爷殉义之时。你去吧。”仲祥转身要走，又被丁老先生叫住，只见爷爷手上不知怎么的冒出两本线装的石印本书，“你出远门，爷爷给你两本书。我知道你平日里读书就不甚用功，这不好。丁家世代读书人，书要读的！”仲祥接过书，一边下楼，一边随意翻那两本书。上头的一本丁老先生所著的《春秋三传正义》，另一本是《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》。正翻着，一张信笺掉下来，上头一首诗：

胜败兵家事不期

包羞忍耻是男儿

江东子弟多才俊

卷土重来未可知

字是丁老先生的，仲祥也吃不准谁的诗，依旧夹在书里，往

自己房里走。小文在路上碰到他，给了他一个手绣的书包。仲祥心里嫌那样式太旧，笑着收了谢了，回到房里，想到这次去内地，和他心目中想思的姑娘同行，说不出的喜悦。

仲祥走，伯祺一直把他送到学校。街上乱得不成样子，到处都是兵。炮声越来越紧。看着弟弟的心情十分轻松，伯祺真恨自己不能像仲祥那样一走了之。他是丁家的长孙，这个旧式家庭的一切事，都堆在他一个人身上。巴金先生的《家》当时正流行，伯祺也读过这本书，他觉得自己就是小说中的觉新，或者反过来说，小说中的觉新就是他。不免一肚子苦水，没处倒。从仲祥的学校出来，伯祺又到姑老爷明轩家弯了弯，姑老爷家在文德桥附近门对着一所小学堂。明轩也是刚从外头回来，正和姑妈婕一起收拾细软，准备搬到难民区去住，一见伯祺，让他也赶快回去准备。婕和伯祺父亲是一母所出，伯祺的父亲死得早，因此她格外心疼两个侄儿，一边让伯祺坐下来，一边吩咐佣人做些点心。“市面上乱哄哄的，我也不让吴妈上街给你买你爱吃的包饺子了，就家里的东西，随便吃点好了。”伯祺直说自己不饿。婕又问家里的事，知道仲祥要去内地，一阵不放心。明轩在一旁不耐烦地说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聊天。伯祺，我跟你说，南京守不了几天的，我们今天就搬到难民区去。你回去跟爷爷说，我熟悉的人认识一个德国人，我们就搬到那德国人的公司里去住。安全是没问题的，日本人来了，不会找德国人麻烦。你赶紧回去准备，我们在那里住定了，我来接你们。”

婕说：“爸那个脾气，也不知肯搬不肯搬。”

明轩说：“不肯搬，也得搬，你知道什么叫难民区，难民区就是中立区，不得开火的，要不然，要不然，唉呀，伯祺，赶快回去准备吧！听我的话，能错？”

伯祺疲倦不堪地回了家，把姑老爷的意思告诉大家。丁家顿时一片混乱。两位老的首先执意不肯搬。丁老先生说：“什么中

立不中立，不能像仲祥那样做义民，老脸已经愧煞，这难民是万万不做的。”另一位不肯搬的，是丁老先生父亲的遗妾慕容氏。慕容氏也是快七十的人了，她的辈分高，执意不搬，大家拿她也沒辦法。伯祺妈李夫人恨不得立刻搬，但是她是当家媳妇，两位老的不肯搬，她也不敢说搬。伯祺夫人的想法和婆婆一样，满肚的窝囊都发在儿子身上，打得小林哇哇叫。丁老先生还有两个未出阁的女儿雯和嫒，早听说过日本人糟蹋起中国女人来没有数，因此吵得要搬，又是哭，又是闹。

第二天，明轩没有来。噼里啪啦的枪声就像过年。丁家的人都缩在西厢房里，一个个等着大祸临头，好像日本人真的已经进了南京城。又过了一天，明轩来了。丁家仿佛见了救星，问这问那。明轩说就在这几天里，南京城一定守不住，难民区的高射炮阵地都撤了，又说他在那全安排好，去多少人都住得下。

丁老先生还是坚持着不肯搬，不过这一次他松了口，只说自己一个人留下，别人要走就走。丁家的人立刻遇到了大赦，一个个欣喜于色，纷纷忙开了。慕容氏还要坚持，李夫人说：“你老人家不搬，势必得有两个小辈的陪着你。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硬要两个小的陪着，跟着送死，你却忍心。”慕容氏不是有主见的人，加上昨天也受了惊吓，不再坚持，答应和大家一起搬。

剩下的问题是谁留下陪丁老先生。男仆福生本来就是看护院子的，理所当然地应该留下。女仆杨妈也是个半老婆子，留下烧饭。问题的关键是刘氏和小文谁留下。“我伺候老爷一辈子，也没歇过。这几年都是小文照顾老爷，在这节骨眼上，我怕是伺候不好的。”丁家的人，大都倾向刘氏留下。伯祺说：“小妙还要吃奶，又要顾老又要顾小，怎么行？”刘氏飞着唾沫说：“怎么不行？我六个丫头，难道不是自家拖大的。再说这一向，不都是这样，我看小妙也可以断奶了——”刘氏啰啰嗦嗦地还要说，丁老先生光火道：“我听着这些废话，心烦。都给我走好了，我